

郁达夫的“菱湖之恋”

姚中华

文人常有一处自己挚爱的地方,或是一座山,或是一方水。这些山水会有意无意走进他们的诗文里,既有现实的景象,也有梦幻的场景。在这里,人们可以瞥见他们的身影,洞察他们的内心世界,甚至灵魂的影子。说到底,这是他们内心深藏的一处有着现实与虚幻双重镜像的神秘园地。

1921年深秋的一天,天空中滚动着不安的阴云。一个面容清癯、西装革履的男子独自徜徉在江城安庆一座湖边。湖,是天然形成的,水面不大,因大致呈菱形又盛产菱藕而被称作“菱湖”。男子是创造社大名鼎鼎的四大才子之一郁达夫。对于走南闯北、见过无数山水水的郁达夫而言,菱湖的出现,犹如人生旅途中偶遇一位小家碧玉的女子,此时正用一双质朴而又含情脉脉的眸子凝视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。这让身处异乡举目无亲的郁达夫似乎找到了一种慰藉。从此,菱湖成了他在江城迷恋的一方小天地。

郁达夫此次安庆之行,是经好友郭沫若推荐前来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的。该校是当时安徽省唯一经中央政府教育部批准的高等学校,前身为1912年创办的私立江淮大学。郁达夫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,学业有成而生活无着落的他正面临着生活与工作的双重压力,尽管有在大都市一展雄图的豪情,但窘境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,从大上海来到几百里之外的江城安庆,谋取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。好在安庆是安徽省的省会所在地,这里虽没有十里洋场那样的灯红酒绿,但在沿江江淮这块土地上,也称得上是一处热闹繁华、文化底蕴深厚之所。

学校门外是柏口桥,跨过桥,东边即是菱湖。湖的周围有几处低丘,生长着稀疏的树木。湖水静如处子,在秋阳下波澜不惊。湖中种着莲藕,荷叶尚未完全枯萎,在秋阳中别有一番情趣。湖中还有一处古阁——吕祖阁,供奉的是道教纯阳祖师。在喧嚣的闹市中还有这样一处清静之地,这让郁达夫十分意外,也分外欣喜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:“菱湖公园和颐和园一样,是模仿西湖的。夕阳反射到残荷中间的吕祖阁的红墙上,鲜艳得很。”

郁达夫沿着湖边散步,一边欣赏着湖边美景,一边思忖着这几年留学生涯,以及即将开启的教学生活。他来到吕祖阁“纯阳殿”,求了一签。签上写的是:“短垣凋敝不关风,吹落残花满地红。自去自来孤燕子,依依如失主人公。”郁达夫暗自吃惊,自己刚回国不久,岂不是应验了“自去自来孤燕子”的命运?

如同孤燕找到了一处放松身心的栖所,菱湖从此成了郁达夫每天在教书、写作之余必去之地。在湖边,他有时候与一群青年学子看夕阳返照的湖景,谈论异国流风遗韵;有时候独自一人,享受这方小天地给他带来独有的静谧。若干年后,他在追忆安庆度过的时光时,深情地写道:“江南江北界线上的

A城,兼有南方温暖的地气和北方亢燥的天候,入秋以后,天天只见蓝蔚的高天,同大圆幕似的张在空中。东北西三面城外高低的小山,一例披着翠色,在阳和的日光里反射,微凉的西北风吹来,往往带着一些秋天干草的香气。我尤爱西城外和长江接着的一个菱形湖水旁边的小山。早晨起来,拿着几本爱读的

书,装满了一袋花生水果香烟,我每到这些小山中没有人来侵犯的地方去享受静瑟的空气。看倦了书,我就举起眼睛来看山下的长江和江上的飞帆。有时候深深地吸一口烟,两手支在背后,向后斜躺着身体,缩小了眼睛,呆看着江南隐隐的青山,竟有三十分钟以上不改姿势的时候。”

休憩、看书、思考。不难看出,菱湖不仅是一处风景优美之地,更是一处可以逃避纷乱尘世之所。漂泊多年的游子,身在异乡,有这样一块清静的地方,何尝不是一件值得快慰的事情。

1922年1月,郁达夫为了完成后续学业,离职去了日本,秋季学期到来的时候,他第二次来到安庆,依旧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担任英文教习兼英文科主任。这一次,他是携第二任妻子孙荃一同前来的,并在这里开始经营一个三口之家,直到1923年2月再度离开。菱湖依旧是他每天读书、散步必去处。他赏识这里的一草一木,也享受着一方湖水带给他的安逸。

1929年9月29日,郁达夫自上海乘江船第三次抵达安庆。这一次他前来任教的是省立安徽大学。身为作家、文化学者,他已声名鹊起。《安徽大学校刊》第二期为此刊发了一则“特载”:“本校特聘教授郁达夫先生,已于9月29日由沪到校……”然而,此时正值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期,到处血雨腥风。他虽然住进了学校,却无法上课,便在城中郁郁寡欢四处行走,寻觅故地。他来到菱湖边,久久凝望,湖水依旧,像一个处事不惊的处子,独自与他无声交流,倾听着他无奈的叹息。他在日记写道:“午前十一时到安庆,遇政变兵变,受了不少的惊慌。午后三时才到百花亭安徽大学内住下。人倦极。”“午前在街上空跑了半天,买《戴南山集》一部。中午在清真馆吃中饭。晚饭后,携同学数人,上东门城上去走了一圈,倒很想起了《茫茫夜》里的一些描写。”

完成于1927年的《茫茫夜》是郁达夫依托菱湖为背景写成的一部小说,故事情节围绕在菱湖边发生。在郁达夫笔下,春天的菱湖不仅有迷人的景致,还有一份浪漫的情调:“公园的四周,全是荷花水沼。园中的房舍,系杂筑在水荇青荷的田里,天候晴爽,时有住在城里的富绅闺女和苏扬的么妓,来此闲游。”

一周后,由于情势突变,郁达夫乘坐下水船仓皇去了上海,从此,他没有再来安庆,没有再到菱湖。

创造社倡导的是积极的浪漫主义文风。郁达夫文学作品中被称为A城系列的三部作品除了《茫茫夜》,还有另外两部小说《秋柳》和《迷羊》。三部小说均以安庆为背景,无一例外都能看到菱湖的影子。

在小说《迷羊》中,秋天的菱湖依然是一片耐看的风景:“寒风一阵阵的紧起来,四周辽阔的这公园附近的荷花树木,也都凋落了。田塍路上的野草,变成了黄色,旧日的荷花池里,除了几根零残的荷根而外,只有一处一处的潜水在那里迎送秋阳,因为天气凉冷了的缘故,这十里荷塘的公园游地内,也很少有人来,在淡淡的夕阳影里,除了西飞的一片乌鸦声外,只有几个沉默的佃家,站在泥水中间挖藕的声音。”

如果不是深切感受,不是出于对一座湖发自内心的挚爱,作家很难在小说中有这种近乎散文式的真实描写,也不会把一座湖多次放进自己的作品中,成为读者百读不厌的经典。在作家的笔下,现实中的湖,得到了艺术的升华,如同卢梭笔下的凡尔登湖,不仅是尘世间的一座湖,也是一处寄托情感的世外桃源。

如果说,江城安庆是郁达夫一生中三次匆匆而过的人生驿站,那么,菱湖无疑是他看到的最美、最动人的风景。

姐妹花
芳
纯
摄

入夏啜杨梅

宫风华

初夏季节,故园天色靛青诱人,天地如一轴水墨氤氲的倪瓒山水。乡下小院时光缓慢,屋后杨梅树枝斜倚墙头,似古画,留白写意,自生风雅。

杨梅溜圆,形如枇杷,通体长满纤细小刺。日渐成熟后,细刺变得柔软绵滑。枝干虬曲,树姿孤高峻挺,一颗颗或紫或红、晶莹透亮的杨梅,映射阳光,凝翠流碧,玲珑诱人,赏心悦目。

杨梅肉丰质糯,酸甜可口,汁多味甜,果核细小,入口清香。淋几场透雨,新鲜成熟的杨梅红里透黑,远望去总是让人浮想联翩,惹人垂涎。轻风吹拂,酸甜青涩的香味扑面而来。满目的杨梅果,在青色天幕下呈现透明质感,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。

驻足凝望,禁不住摘一颗杨梅入口,轻轻一嚼,齿颊间顷刻弥漫一股甜汁。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一绝,满嘴的软甜、绵润、滑滋在舌蕾上绽开,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

此时,闷热闷湿,南方人易犯风湿、脚气病症。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杨梅可止渴、和五脏、能涤肠胃、除烦愤恶气。”雨后初霁,暮色清凉而欢悦,庭院中置桑木桌,杨梅叠放青花盘里,圆润青碧,村姑一样,内敛且忧伤。取一捧色泽光鲜的杨梅,做成酸甜爽口的冰镇杨梅汤,生津止渴又健脾开胃。

初夏清闲,备一些乌梅、冰糖,放在砂锅里文火慢熬,直到乌梅肉彻底熬尽,化入粘稠的汁水中。将所熬汤汁滤去渣滓,兑入适量凉开水,然后密封,置于冰箱冷藏。数日后,喝上一碗,酸而不涩,甜而不媚,流溢百年的气质和风情,亲切和婉,仪态万方。杨梅吃在嘴里,甜如蜜糖,缱绻温馨。乡野生活,雅致而有禅意。

杨梅除了鲜吃、冰镇,还可腌制成酸甜可口的杨梅干。母亲喜欢把杨梅洗净放在竹匾里,曝晒数日。再配以白糖,蒸透晾干,制成杨梅干。母亲做的杨梅干味道甜美,有一种醉心的滋味,有色彩、光亮和无尽的乡愁。喝上几口杨梅酒,令人气舒神爽。喝杨梅酒,嚼塘鳢鱼,嚼青蚕豆,嚼青螺蛳,最是暖心熨帖。杨梅酒入胃,满嘴清香,像是细长的绿蔓爬进身体,在体内慢慢展开。

杨梅酱也是乡间佳饌。作家郑逸梅赞之:“梅酱为家厨隽品,涂面包啖之,味绝可口。”村妇采来青梅,盐水浸泡后,在土灶上柴火熬煮,去核搅拌,果酱由黄绿转深褐,完成蜕变。凉拌黄瓜或西红柿时,淋上新制杨梅酱,美味可口。灵动的蔬果,如幅幅水墨小品,隐逸着一份轻盈和厚重,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。

梅子酿酒,十里清欢。杨梅浸于米酒,兑少量红糖,堪称消暑佳酿。抿上几口杨梅酒,令人气舒神爽。喝杨梅酒,嚼青蚕豆,嚼青螺蛳,最是暖心熨帖,顿觉天地宁静,不由忘却喧嚣尘事。梅酒入胃,甜润的果肉顷刻化作酃酃汁水,满口酸甜,沁入肺腑,心旷神怡。

